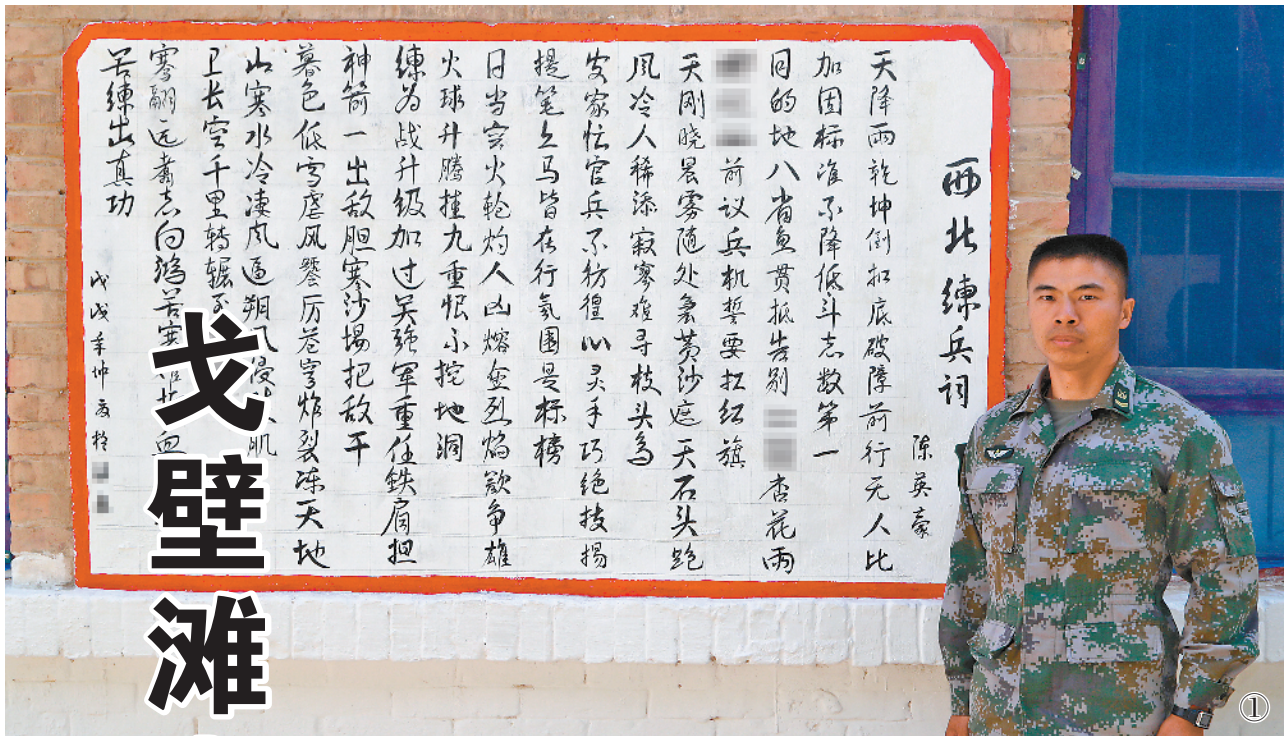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戈壁滩上，战士写下《西北练兵词》



陈英豪，第75集团军某防空旅四级军士长，在地空导弹操纵手、雷达修理工、炊事员等6个岗位上战斗过，现任测试班班长。

陈英豪今年32岁，但训练起来劲头一点不输20岁小伙子，“撸”起铁来，更是没有对手，连队战士为此还专门作了一首打油诗：“肌肉铠甲身上挂，胳膊大腿能跑马，握起拳头沙包大，单挑全连都不怕！”

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这位赳赳“猛男”还是“诗人”。这不，前不久陈英豪所

在营远程机动至西北戈壁滩驻训，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简陋的住宿条件，他挥笔写就一首《西北练兵词》，极大地鼓舞了战友士气。

受陈英豪启发，该旅有特长的官兵也纷纷行动起来，在艰苦的驻训地打造出了一条精彩的战地文化长廊。

图①：陈英豪和他的《西北练兵词》合影。

图②③：正在创作中的战士王许、李春(女)和战地文化长廊。

曹云、李志发摄影报道

Mark军营

别了，“周五下通知周一要结果”

■陈永林 刘畅

新闻前哨

连日来，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综合仓库保障队教导员钟锟着实“火”了一把。战友们都说，是他改掉了机关“周五下通知周一要结果”的坏习惯。

8月上旬的一个周五下午，钟锟美滋滋地换上便装，准备回家轮休——他所在的保障队是中心抓建基层的试点单位，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，钟锟一直忙于这项工作，周末从没回过一次家。这不，任务圆满结束后，他原本想周末请假轮休好好陪一下家人，刚走出营门，却接到了一名机关干部打来的电话。

“钟教导员，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。我们决定趁热打铁，把下次集中授课的任务也交给你，让你再露露脸。你周末加个班，争取周一拿出个初稿……”挂了电话，钟锟心里虽然不是滋味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好向妻子和小孩连连道歉，折身回到营区。

见到钟锟去而复返，在保障队蹲点的仓库政委刘国峰心生疑问。在刘政委反复追问下，钟锟只好如实道出原委：“不怕平时工作忙，就怕周五来电话。离集中授课还有半个月，机关为啥就不能让我们基层干部缓口气，安安心心在周末休息一下？”

了解到情况后，刘政委当即拨通那名机关干部的电话并提出批评。同时，他还要求钟锟回家，安心陪好家人，至于集中授课的事，等周一上班再备课也不迟。

“机关干部布置完任务后甩手休息，让基层连轴转，这不是官僚主义是什么？”在周一的交班会上，仓库领导对机关“周五下通知周一要结果”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，并明确规定：除非紧急情况，休息时间不得随意给基层官兵安排任务；布置工作不得层层加码，需给基层留够时间。同时，他们还成立起专项督导组，对机关干部工作作风进行监督。

为基层减负的实际行动，鼓足了官兵干事创业的动力。这不，安心陪伴家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后，重返工作岗位的钟锟干劲十足，仅用3天，就将集中授课的教案撰写完成。

有话想说，给我一只猫 (mail)

互联网邮箱:bjbccz@126.com
强军网网盘:bjbccz

请战士代课，有错吗？

■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指导员 骆 瑀

带兵人笔记

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——8月上旬，我不仅受到机关检查通报批评，还被扣上了“工作不尽责”的帽子。

这要从几天前说起：上周，我正精心打磨关于学习成才教育的教案时，机关临时下发通知，要求各连队利用自主教育时间开展以“正确看待中美经济贸易摩擦”为主题的形势政策教育，并下发了教育参考提纲。

正当我也听得入神的时候，机关教育检查组推开了房门。发现主讲人是战士后，检查组当即对我提出了批评，说我工作不尽责，并要求立即整改。

没办法，我只能换下金城炜，硬着头皮照本宣科。可想而知，教育效果急转直下。

授课不主讲咋就成了工作不尽责？思来想去，我找到了旅政治工作部主任陈银波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：许多战士学历很高，在一些特定领域知识水平甚至要超过干部，战士授课为

啥就不行？

听完我的“牢骚话”，陈主任当即表态说：“你的建议很好，我们应当采纳！”很快，一份《关于改进政治教育授课方式的通知》下发基层，明确基层连队组织教育要以取得实效为目的，不再拘泥于形式，人人都可以成为主讲人。

几天后，我再次邀请金城炜登台，把上次教育的“尾巴”讲完。这次，坐在台下的不仅有连队的战士，而且就连许多机关干部也慕名前来旁听了。

(吴 阔整理)

微议录

不妨用好“兵教员”

■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政委 张 勃

开展思想政治教育，是广大政治工作干部的“分内事”，但绝不是他们的“一言堂”。随着兵员素质的不断优化，高学历、有特长的战士越来越多，特别是对于一些在某些领域学有所长的战士而言，只要给他们提供合适的平台并加以指导，他们完全有能力、有实力胜任授课人的角色。

然而由于惯性思维，部分单位并没有用好“兵教员”这一资源，而是把教育

的担子全部压在政治工作干部的身上，导致教育形式缺乏时代感，授课内容不够接地气、有兵味。这就要求教育者一方面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素质，创新教育方式方法；另一方面要主动转变思想观念，善于从战士中发现和培养人才，让越来越多的“兵教员”走上讲台，搅活教育的“一池春水”。当然，对“兵教员”也要用之有度、用其所长，不能什么课都让他们讲。

排长方阵

别让战士投你“寒心票”

■第82集团军某旅发烟连排长 周政宇

一到驻地，躊躇满志的我心凉了半截。

眼前，崇山峻岭环绕着部队营区，凝固成刚性的整体。身着全套防化服的官兵在荒坡野地里训练，游离为运动的粒子。感官与理性的对撞，让我这个物理学学士提出个低智商的问题：“难道我要在这儿工作？”

对环境的不满，让我丧失了心气。于是，我买来很多物理学专业书籍，决心在知识的海洋中“避世”。周末休息，战士们喊我打扑克，我说“格调品位太低”；邀我组队踢足球，我嫌“费劲无趣脏衣”。

“量”的积累造成对“质”的否定。前不久，上级就新排长任职情况组织问卷调查，在“履职尽责情况”

一栏，排里的绝大多数战士都给我打了“不合格”。

“我一个名校毕业的堂堂大学生，咋就成了不合格的‘残次品’？”思来想去，我终于想清了其中的道理：战士笔下的“不合格”，实则是对我离兵行为投出的“寒心票”。

于是，我决心改变。

一次，连队进行实毒侦检训练。班长黄大彭走进训练场没多久，就一头栽倒在地。我赶忙招呼战士把他送到卫生队，这才了解到，他患重病已经一周多了，而我作为排长，却浑然不知。

“你们回去吧，我来照顾他。”送别了同行的战士，愧疚不已的我，决定在黄班长身边陪护。那几日子里，我

跑前跑后为他取药打饭、搀着他做各项检查……慢慢地，我发现黄大彭看我的眼神变了。

“排长，住院怪无聊的，你陪我‘杀’一把？”面对黄大彭的提议，从来不玩游戏的我，第一次在手机上下载了网络游戏。虽然我水平不高，但是黄大彭却毫不介意，仍然耐心地教我如何操作。看着他开心的样子，我的心头热流涌动。

从那以后，我一头扎进战士中间，训练时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，休息时和他们“侃大山”、打游戏。前几天，其他连队的一名战士专门找到我，向我请教考学教材中的物理题。在他口中，我才得知，原来排里战士已渐渐把我当成了向他人炫耀的“资本”。



争来的“权利”

■第77集团军某旅修理一营三连列兵 李世昌

“世昌，营发电机出现故障，你迅速出发抢修。”8月上旬，一场暴雨袭来，随着排长李金灯的一声令下，我急忙准备好工具，独自赶往抢修点。

别看我现在独当一面，然而一开始，情况却并非这样——虽然我在下连后的多次专业考核中都稳居全排第一，也得到了连队干部骨干的认可，但是每次遇到抢修任务，我总被安排留守。

前不久，受极端天气影响，单位驻训地多个点位设备同时遭遇故障。这可急坏了排长，他赶忙分派任务：“一班长，你跟我去通信值勤点排障；二班长，你带老兵去作战值班室抢修油机；三班长，你去进行线路检修……”我站在队列里，满心期待地等着排长分派任务，没想到等来的竟是一句：“所有列兵去学习室集合，

自行组织理论学习。”

这还不算完，排长分派完任务后的一句无心之言，让我觉得更加不是滋味。他说，“排里的骨干就这么多，真是恨不得一个人分成两个人用！”

“为啥每次遇到任务都不让我们新兵参加？为啥明明人手不够，还对我们弃之不用？”越想越委屈，那天任务结束后，我决定找排长问个清楚。

“我是考虑到新兵专业基础不扎实、实践经验还不够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才不安排你们参加抢修任务，这也是对你们的保护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们过些日子肩膀再硬些，舞台迟早是你们的。”面对我的发问，排长道出了原因。

“可是我明明每次考核都不比老兵差，凭啥就认定我的专业素质不及他们？都说‘练兵千日，用兵一时’，难

道在你们眼中，我们新兵就这么不堪用？”我“连珠炮”似的追问，让排长哑口无言。

逼过口舌之快，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没承想，几天后，连长肖毅组织我们进行了一场业务技能小比武，并明确，凡是达到优秀标准，不论新兵老兵，以后均可参加抢修任务。

原来，那天我和排长“顶牛”过后，他便把我的意见反映给了连首长。经过研究，连队决定今后不以资历论英雄，全凭素质定岗位。

经过那次比武，我和另外几名同年兵脱颖而出，如愿被编入了应急维修抢修小组。不仅如此，由于我专业素质过硬，还被指派单独完成任务。于是，就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。

(郭钱峰、潘吉业整理)